

我為趙丹鳴冤

(本文插圖刊第10頁)

● 余裕宗

望奧斯卡金獎止渴

名演員趙丹一生最大的遺憾，是一九七六年，美國電影界要頒給他一座「奧斯卡金像獎」，邀請他前來美國訪問那一次。因中共加諸他的束縛使他難以成行。奧斯卡獎對於一個影藝人員來說，正是一生夢寐以求最高的榮譽。如此一來，不但使他個人失去接受外國人對他表揚獲得的機會，我們身為中國人，也因此沾不到他的光采。他一生備受重重的迫害與折磨之後，從此含恨以終。趙丹在他去世之後多年，他一生坎坷的陰魂於三年前又突然在報章上出現。日本讀賣新聞，有一篇關於趙丹的報導，說他的養子周偉（金嗓子周璇兩個兒子之一），因周璇一些遺產，竟與其養母（趙丹的遺孀）黃宗英對簿公堂起來。訴訟連年，迄今尚未了結。如若其養父趙丹地下有知，定然感慨不已。

趙丹原名趙鳳翔，民國四年生。祖籍山東，生於揚州，不久全家遷居南通。其父在北洋軍閥年代，當過營長，隨後在南通開了一家電影院。因他從小看了不少電影，對影藝甚有興趣。十三

歲就與當地的好友錢千里，顧而已，朱今明等組織一個小小劇團演出話劇。中學畢業後進上海美術專，專攻中國山水畫，他日後的國畫根基，就在此時打下。但在課餘仍然熱衷參與劇社的演出。

他十七歲時，被明星公司的導演李萍倩看中，邀他演出「琵琶春怨」一片，可見他從小就有演藝的天才。他既聰明，生的又英俊。對拳擊，十八般武藝都有一手。在三十年代，算是中國影壇，新崛起一個了不起的演員，先後參加過三十多部電影的演出。當年與他配戲的女星，計有王人美、徐來、胡蝶、顧蘭君、舒繡文、宣景琳、嚴月嫻、周璇、白楊等一流的熠熠紅星。其中與白楊合演的十字街頭，因為表情深刻，大受觀眾的喜愛，算是代表作之一。與周璇所演的馬路天使，使周璇因演歌女一角而紅的發紫。

老輩影迷都懷念他

趙丹在電影上的演藝才華，給老一輩的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十多年前香港曾舉辦過一次「中國電影回顧展」，在展出的十部老片當中，趙丹主演的佔了兩部，他死後香港藝術中心又舉辦

了一次「中國大陸演員趙丹作品回顧展」，作品有「烏鴉與麻雀」、「聾耳」、「李時珍」、「馬路天使」、「為了和平」等。可知他在老一輩香港人的心目中，令人難以忘懷。這一獨有的榮譽，其他的中國演員是少有的。他於一九八〇年十月，因患了胰臟癌，在北京醫院病危時，中共主席華國鋒夫婦，曾特意到醫院探望他，證明他在大陸的人心上佔有重要的藝術地位。在文革期間，所受的迫害最深，在病重時，還一直詛咒文革。指出中共對文藝界「管得太緊，文藝沒有希望」。他這兩句話，後來稱為趙丹遺囑。反映大陸的文藝界，對他一致的頌揚。當時他這一大胆的評擊，朋友們勸他慎言。但他說：過去所受的迫害與折磨已足够了，現在何懼之有！！他自知病危，來日無多，坎坷一生最後的一程，說話由心，無須再怕迫害了。另一位受過迫害的作家巴金，把趙丹之言，作為自己的銘箴。

三對怨偶江青迫害

藍蘋（毛澤東夫人江青）憎恨趙丹，凡是黨年在上海，與她一同演戲的影人都很諱忌，因他

們都很清楚藍蘋的一切。鄭君里、顧而已、徐韜、王瑩等都在文革時被整死。趙丹未死，乃因奉江青之命，執行整死趙丹的王洪文，尚未搜出當年江青寫給趙丹的情書與照片。怕趙丹死後流傳出來，因要追問下去，趙丹才逃過死亡關。或說，藍蘋屢次要趙丹與她一同演出，趙認爲她只是二三流角色，有點不配而拒絕。僅與她合演過一次『大雷雨』，因之招致日後對趙丹特別痛恨。文革時趙丹家被抄次數最多。住在上海的趙丹前妻葉露茜很害怕，盡把家中所有的相片一一燒毀。

趙丹在共產黨壓制下，由一九五二年出現了文化批判運動起，對他主演的武訓傳受到各種凌厲的批判，衝擊最大。趙丹在酒後流淚痛心地说：「一個演員對他所扮演的角色負什麼責任？劇中人物的錯誤，難道要演員來承擔！！總之，中共在批判武訓時，竟把趙丹當作武訓，必將他打倒而後快。是他在藝術生命中坎坷的另一面。」

趙丹與葉露茜，顧而已與陳露，唐納與藍蘋三對影人，係於民國廿四年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婚禮的，證婚人是民盟要人沈君儒。地點選在六和塔，取個吉祥好兆頭，希望六個影人六和六合。豈料事與願違，日後三對新人，既不和也不合各奔東西。

囚牢備嘗陪斬滋味

趙丹和葉露茜在抗戰爆發後，隨同影劇界的救亡劇團，由上海去了大後方，參加抗日宣傳演劇工作。一說因趙丹看了杜重遠所寫的『盛世才

與新疆』嚮往新疆美好的景物，自動組織一個劇團前去。當時由重慶去新疆，路途遙遠，交通困難。諒必由於盛世才的邀請，才順利成行。筆者民國二十八年底，路經新疆迪化時，趙丹他們早已到達新疆一晚，省主席盛世才，派來一位副官，到我們住的招待所來，邀請我們一行二十餘人，前去觀賞趙劇團演出的『日出』，是一齣抗日宣傳劇，那位副官得意的介紹說：劇團演的如何如何精彩。實因新疆民眾，過去在娛樂方面接觸的盡是些來自蘇聯攝製說教的共黨入股宣傳片，大家早已看膩了。如今趙劇團推出新戲，耳目一新，大受歡迎，瘋狂一時。後來盛世才將趙劇團的人幽禁起來，說他們陰謀與敵僞勾結。但稍知新疆當時政情的人便知是盛世才無端加諸他們頭上的大帽子。消息傳至重慶，影劇界爲之震動，紛紛籲請中央營救。查其實都起因於當時中蘇外交突生變化。從此我空軍用以抗日的作戰飛機，軍火也次第由俄製改用美製了。盛世才一舉手，一投足，全看俄人的面色行事，完全聽俄人的音樂起舞。趙丹等不幸的遭遇，適逢其會而已。我們在靠近中俄邊境伊寧空軍飛行訓練基地人員，大部已撤離。趙等被幽禁之後不久，在伊寧又爆發暴民圍攻我空軍阿林巴克軍營的事件，全是受俄人所指使的。趙等既無罪可審，自然就無罪可判。在長期監禁期間，每殺其他人犯時，必把他們幾個人押至刑場觀刑，趙丹嚼够目睹陪斬的滋味。想不到在二十世紀的年代，竟還出現這種全無人性的野蠻行爲。

在伊寧空軍基地被圍攻之前，居在當地的漢

裔連同中俄混血二轉子，在風聞大難來臨前夕，全都逃進基地內避難。營內存糧本來不多，被困不久，就將存糧吃光，先把營中的馬匹宰殺，每日在飯廳吃的是馬肉大餐。馬吃光了改吃暴民來攻時遺留下來的屍體，從此又改吃人肉大餐，吃過人肉大餐的我空軍同僚，委實不少。這一慘絕人寰的世上的慘劇，都是在俄人導演之下發生的。盛世才這一幫，雖同是中國人，但已成俄人的傀儡。在他們統治新疆期間，只知討好其主子的。實行六大政策，最重要的是親蘇。對待由國內前去的同胞，諸多管制，隨便殺害。中央社記者陳萬里，就是被殺害者之一。從前我們在伊寧訓練時，凡自內地寄來的家書，一律要經過俄國佬的檢查，事後還在信封上簽註有檢查的日期。當時新疆還屬中國的土地啊！真是豈有此理。

劫後餘生妻已改嫁

趙劇團中的女演員，關了不久就釋放了。但在迪化仍然受到監視。葉露茜被派到一小學當教員。直到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前去新疆視察時，才藉機向夫人哭訴她們所受的委屈。不久，葉就帶着四歲的兒子名苗子，王爲一的太太韋羽與她三歲的女兒。尚有兩位女演員陳英、俞佩珊等同離開迪化，搭乘羊毛車（俄製貨車），經過匝月之久，途中備嘗不少辛酸，來到蘭州。筆者與趙丹素昧平生，在迪化看他們演『日出』時，只是臺上臺下彼此照過一次面而已。葉露茜是廣東中山人，說一口標準廣州白話。她到了蘭州之後，我受了朋友的委託，對她母子予以妥善照顧，乃

將苗子收養，她自己則去了重慶。當時住在陪都的人，對看話劇很熱衷，有似目下人們看電視劇一般。在重慶有許多的演出如『家』，『處女的心』等名劇，都是由葉露茜主演的。我收養苗子兩年之後，因要出國受訓，不能不把苗子送去重慶交還給葉露茜照顧。

當年葉露茜回到蘭州時，對趙丹的生死一無所知，她只能告訴我他失蹤了，可知她心中的痛苦與無奈。民國三十三年，她由重慶去了昆明。三十四年初，我路過昆明時曾去看她，見她家中住滿了由廣西桂林、柳州逃難來的文化界朋友，這些朋友都是從前在上海時認識的。抗戰時的大後方，人人過得都很清苦，她為了照顧這些朋友，是苦上加苦。葉露茜到機場送我，我盡將口袋飛機上所有的食物，全都拿了下來，請她帶回家去款待客人。這些食物對我而言，可有可無，但對她說來，實在十分急需。

抗戰勝利了，趙丹等人由新疆釋放回來，其中易烈已在獄中病死。趙與王為一、朱今明、徐韜等人算是死裡逃過一命。葉露茜已在昆明改嫁給作家杜宣（桂昌琳）。

趙丹的畫日人最愛

趙丹領回苗子回到上海不久，就與女星黃宗英（話劇名旦）相戀結婚，又生了三個子女。大陸變色後不久，我全家由臺灣移民去了南美，最後又來了美國。瞬已三十年，我的兒女早已長大成家立業，自己亦已退休，已了無牽掛。心中惦念的，是收養過的苗兒而已。從前我還未結婚，

兩人相依為命，甚至每次去獵遊，都將他帶在身邊。迄今音訊全無，教我怎不思念！一九八〇年底，我去了一次香港，住在半山司徒拔道玫瑰新村郭老伯的家中。碰上他的兒媳婦由北平來港，乃拜託她回去大陸之後，替我查詢苗子的下落。不久，中共的芭蕾舞團到港公演，該舞團的女主角是趙丹與葉露茜所生的女兒趙菁。從趙菁的口中，知苗子已改名趙矛，正任職於上海電影製片廠。日後趙矛來信說：他雖身為導演，月薪只有七十元人民幣。加上經年才導拍一影片的獎金，不過多得千把元而已，生活實在清苦。我立即設法替他辦理自費留美的申請，生活保證是由我的女兒巴娜辦的。但他能否出國，要經上海公安局的審核，他只得將與我的關係全表白了。公安局認為事情尚算單純，並認為我够義氣，就准了他來美，我馬上購了機票寄給他。當他由上海飛抵洛杉磯那天，我邀齊他同父異母的弟妹趙佐、趙

橋（黃宗英所生）回到機場接他。到了我家裡，見我目下已兒孫滿堂。別後四十年能有重聚的一天，怎不教人快慰！晚餐時，我妻為他感恩禱告之後，為他取了個（JOHN）的英文名字。在他抵美那天，立即打電話回上海去，當時在家接電話的，正是他的異姓弟弟周民（周璇的大兒子）聽他們兄弟間的對話，知他們手足情深。此次與其後母對簿公堂的是周璇的次子周偉，趙矛曾說過：周民與周偉是同母異父的。所以周民未參與訴訟行列。此子未免太辜負他養父母趙丹黃宗英一番養育的苦心。在趙矛出國時，中共當局只准他帶了兩幅他父親的畫出來。他保留其中之一，另一幅送給我這個老多。是一幅趙丹生前在福建寫生的山水畫，曾在北平他的畫展中展出過。他的畫日本人特別喜愛，在大陸曾出高價賤購。難怪這次其養子與其妻的訴訟，如不是日本人在報上大事報導，國人知者可能還不多呢！

中外詩壇

南歌子——登黃鶴樓

鬱鬱蛇山樹，巍巍黃鶴樓，白雲黃鶴兩悠悠，不盡長江滾滾向東流。人事難憑險，聲威不久留，沐猴冠冕亦王侯，歷史是非褒貶主沉浮。

卜算子——梅花

不怕雪冰嚴，不怕風霜酷，一副天生硬骨頭，生意從中出。人謂報春知，豈是報春僕，一片本心晚節榮，開謝自千獨。色在寒中凝，香在寒中烈，惡播塵寰晚節芳，偏是人間缺。氣候逞淫威，時令多涼德，雪地冰天秀勁枝，留待知音折。

· 李燕石 ·